

贰臣洪承畴之悲

张程

东征西讨的前明大臣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

洪承畴早年的学生金正希跑到南京来看望老师，说写了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洪承畴满心烦恼，无心斟酌文章，借口眼睛有病不想看。金正希坚持要读给老师听。于是，他当众展开书卷，高声朗诵起了上一学年吊殉国的崇禎皇帝为洪承畴写的悼词《悼洪经略文》。顿时，满堂皆惊。侍卫慌忙冲进来把金正希关入死牢。大堂之上，听着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旧日学生的呼喊，洪承畴仿佛回到自己的前半生，又变回那个东征西讨的明朝大臣。

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禎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贴在厅堂上：“君恩深

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人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想象中的封

赏，也没有贴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向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

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20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洪承畴去世，享年73岁。清朝追赠其为少师，谥号文襄，葬他于北京。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洪承畴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想象中的封

摘自《特别关注》

……我们决定歼灭这艘孤船……”德国“海底之狼”潜艇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而赤手空拳的“奥立芙·伯朗基”号英军补给船仗着领海权和对皇家海军威慑力的过分自信，竟和护航的舰队脱离开来，而且没有发现“潜”在危险，此刻它正满载着数百吨烈性炸药、重型炮弹以及数十辆各型坦克悠然航行在蔚蓝的北大西洋上。德国潜艇悄悄潜至补给船右舷，以两枚鱼雷突袭。鱼雷击中要害，随即引爆了补给船上的弹药，可怜的“奥立芙”整个成了一只炸个不停的火药桶。

德国人甬提多高兴了，他们没有理由不欣赏这百年不遇的盛景，潜艇欣喜若狂地冒出海面。

突然，补给船上的一辆7吨重的坦克被爆炸冲击波掀上半空然后跌落下来，不偏不倚正中德军潜艇。这艘怀揣野心屡建奇功的法西斯潜艇被拦腰劈成两截，先于英舰沉入海底。

一名德军中尉在被巨浪掀起时惨叫一声，却没忘了发表他对此事的独到见解：“天哪，英国人怎么这样使用坦克！”

摘自《海外风云》

啼笑皆非的战争趣闻

鱼雷改变主意了

1942年3月的欧洲北海，天气冷得出奇，“二战”战火却烧得正旺。这天，英国“特林涅达”号战舰与一艘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德国驱逐舰狭路相逢，免不了有一番厮杀。德国驱逐舰很快弹药耗尽，只好掉头逃窜。满腔仇恨的“特林涅达”号杀气腾腾全速追击，并将一枚大威力的鱼雷送进了鱼雷发射管。当“特林涅达”号追至距毫无还手之力的德舰尚不足500米时，鱼雷飞出了发射管。

如此距离实施鱼雷攻击，无异于枪口抵住脑门执行死刑。只见鱼雷尾部甩出一道急浪，以45海里/小时的速度直扑德舰。德国人呼天抢地乱作一团，有的甚至提前跳海，免遭那肝胆俱裂的爆炸。英国人兴致勃勃地拥上舰首甲板观赏德国人的末日瞬间。

奇迹发生了——鱼雷突然转向，

划出一道优美的圆弧，掉过头热情洋溢地扑向自己的主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傻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

“轰”的一声，“特林涅达”号中部遭受致命重创，半小时后沉入海底，可怜的英国人至死都没弄明白事出何因，人们吞吞吐吐地推测：如果不是万能的上帝做了什么手脚的话，就只能德国人使用了什么过于先进的防卫武器。发明并制造了这些鱼雷的科学家们不敢相信是鱼雷的舵盘或舵翼冻得变形而导演了这场英国人的悲剧、德国人的喜剧，因为这种可能小得几乎不可能。

英国人使用坦克

可以猜想，当年的德国潜艇U-103号“海底之狼”肯定曾在它的航行日程上留下过以下的文字：“1940年5月27日上午10时……奉命开赴英吉利海峡途中，与英军‘奥立芙·伯朗基’号补给船不期而遇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h1616@sina.com

绘本时代的阅读

徐坤

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送我一套新出的绘本读物，文字非常漂亮，优雅，唯美，感伤。他的书动辄发行几十、上百万册，非同凡响。可惜书中给文字配的图画，有点差强人意。那些冠以“某某创作室”的绘画作品，执笔者年龄显然都很小，用心程度虽然高，但是画艺稍显逊色。公鸭画成灰色的调子像只瘟鸡，人和动物都涂成笨笨的实心，压抑滞重。儿童画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对线条和神韵的要求都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练不了这活计。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当下绘画的流行元素，用在绘本童书里也不过分。时代变了，绘本的风尚也有了改变。有些童书，已经是现代科技制作的三维立体绘画书了，当插图到鸟语花香时，都有做成花园和植物状的硬纸壳弹出来，还有小鸟啾啾的叫声，非常直观。技术的发达，弥补了画艺的不足。没有人还在原始的绘画线条和色彩方面下工夫。

这让我想起过去年代的绘本，我们小时候读的连环画小人书，全是画坛大家所作，直到现在，那些六七十年代的绘本还一直风行。当然，那是

一个“不正常”的年代，为响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功底深厚的一代画坛大师们，被迫在他们最好的年华来画连环画，“牺牲”了他们一代人，得益的是我们这些少年儿童。那时的连环画，并非低幼读物，而是面向广大国民。从《三国演义》、《西游记》到高尔基的三部曲以及革命斗争故事，皆可入画。

绘画大师刘继卣的《鸡毛信》，开启了一代连环画的画风。《鸡毛信》可能是我儿时翻看次数最多的一本小人书，看完后，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董洪元的《抗联小战士》，画得十分厚实，东北老林子里皑皑的白雪，密密麻麻的树，抗联战士穿着臃肿的衣裳，都让人觉得打仗很艰苦，很不容易。《童年》里捡垃圾的小混混们坐在木栏杆上忧伤又开心的画面，祖母和祖父争执推的水杯里茶叶放多了的构图，常留心中；《三国演义》我看的是70年代重出的一套48本的，全是大师所做，太漂亮了！人物众多，里面的仗也打得比较频繁，粗黑线条的人物总是船上马下、刀截生风，英雄大汉个个凝重奔放，潇洒传神。

艺术都是相通的。从这些童年的绘本读物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典故、道德观，更体会到繁缛与简约、写意与白描、工笔与写意、重彩与浅绛的意蕴。那些中国传统的线条、布局、飞白、走势、人物的动态、静势，每个画面，都常留在心里。

这些感受，在我自己今后的写作中，也派了用场。一部小说，如同画面，哪些地方需要简单交代，哪些地方需要反复描画吟咏，哪些地方需要留下想象的空间，都有讲究。与浓墨重彩的效果比起来，我更喜欢简洁流畅的线条。人生，在线条之中，几笔就完成了，根本不用一遍一遍重复涂啊涂的。这都是那个时代黑白线条的大师手绘小人书给我留下的至深影响。

绘本、动漫、连环画、小人书，尽管外观不同，内核却相近。人都说，小时候看什么书，就会决定长大以后未来的走势。看三维绘长大大的孩子，长大以后，是不是不用戴立体眼镜，看到的世界天生就是立体的？而我们这些看小人书成长起来的人，不是一直还沉浸在传统的点线透视观里？

当然，这里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使然。只是希望当下的绘本，在技术发达的基础上，绘画的基本功底再深厚一点，画出来的东西再灵动、再有文化、有意蕴一点。

摘自《渤海早报》

病愈时作画的错乱生活。最后，在瓦兹河畔奥维尔，如今被人们称作“凡·高客栈”的地方，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杜普雷和凡·高，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纪，却对爱有着同样的狂热和执著。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他们并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事情只有一件：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方式只有一种：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也只有一样东西。这件事伴随他们成长、漫游世界、恋爱、漂泊、疲倦、失落、挣扎，最后又和他们一起枯萎。

对杜普雷来说，这件事是演奏大提琴。对凡·高来说，这件事是绘画。所以，技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一切可以用来探讨和实验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魂与共，是拼却性命。

“爱是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记得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摘自《知音女孩》

苏联保卫喀秋莎

郑玲巧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得到绝密情报：苏联年轻火炮设计师列昂采夫主持的一家研究所，在研制“喀秋莎”火箭炮方面获得突破。纳粹德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喀秋莎”弄到手。

苏联小偷意外破坏计划

纳粹情报部门制定了代号“天狼星”的计划。德国驻苏联使馆官处四处活动，获得了列昂采夫研究所的人员名单。经过研究后，他们发现，研究所的看门人是个白俄流亡将军的侄子，德国人很容易就把他发展成间谍，并让他在晚上溜进列昂采夫办公室，窃取了“喀秋莎”设计图，进行拍照后，将胶卷送到了德国武官处。得知窃取图纸成功后，纳粹情报部长卡纳里斯海军“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列为甲等贰臣。

目标指向设计师

意外失手后，希特勒指示纳粹情报机构，继续肆机窃取“喀秋莎”。1941年，列昂采夫前往莫斯科参加“喀秋莎”的实验工作。在火车上，列昂采夫无意中听到旁边两名妇女在谈论他认识的列宁格勒工学院的谢尔盖·祖波夫教授，于是就主

谕旨剪不断裹脚布

王国华

对于危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恶习，历朝历代也并不总是默许和纵容的。清朝建立以后，就数次下令禁止缠足。顺治初年，孝庄皇太后首先宣示：“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第二年，朝廷又明确规定：“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缠足者。”但说归说，老百姓依然缠足不断。

清廷从第二代皇帝开始，几乎每任皇帝都要重复前任的话。顺治

十七年，有了更明确的惩罚细则：“抗旨缠足者，其老爹和丈夫各打八十大板，流放三千里。”康熙元年，再禁缠足。这时，有个大员上书，要求先拿大臣们的妻子开刀，让她们放足。此命题立刻引起剧烈争论，有的说应从民间开始，有的要求朝廷上下一起放足，大家各执己见，互相攻击，一时难以平息。最后，副都御史王熙上奏请求暂时免禁，以便从长计议，皇帝同意，于是禁缠足一事

不久，这种火炮正式研制定型。斯大林亲自下令将其列装，定名为BM-13型火箭炮，也就是被苏军前线官兵亲切称为“喀秋莎”的新型火箭炮。就在这时，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列昂采夫主动要求到前线检验“喀秋莎”的实战效果。几天后，列昂采夫被安排到了前线某炮兵旅参加实战。出发前不久，列昂采夫再次与“教授夫人”不期而遇。交谈中，“教授夫人”关怀地问列昂采夫要去什么地方。列昂采夫毫无戒备地把目的地告诉了她。

在盖世太保的策划下，娜塔丽所在的歌舞团也来到前线“慰问官兵”。但娜塔丽并未发现列昂采夫的行踪。一次晚会上，一位喝多了的苏军中尉无意吐露了列昂采夫的行踪。不久，一支自称来自伊万诺沃沃州的五人“慰问团”来到前线。“慰问团”为首的是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妇人。此人其实是盖世太保的老牌间谍彼得罗涅斯库。一战

时，他曾成功绑架了敌方潜艇设计师。此番，在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和纳粹安全部长卡登博隆涅尔的授意下，彼得罗涅斯库专程从柏林潜入苏联，打算故伎重演，将列昂采夫绑架到德国。

被击落飞机泄露计划

为配合绑架行动，纳粹情报机构命令潜伏在莫斯科的德国间谍，冒充苏军领导机关给前线炮兵旅发电报，告诉他们将有一支“慰问团”到前线进行“慰问”。随即，彼得罗涅斯库等人由德军飞机空投到苏德前线附近的一个铁路中转站。几天后，“慰问团”出现在了列昂采夫所在的部队。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列昂采夫也前来出席。当彼得罗涅斯库得知列昂采夫要下到前方的炮兵营时，便要求旅长允许他们搭列昂采夫的汽车到前线去。旅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途中，彼得罗涅斯库等人干掉了司机及随行警卫，并用麻药麻倒列昂采夫。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旦绑架得手，彼得罗涅斯库就赶到距苏军炮兵旅部十几公里的一个废弃机场。在那，会有一架德国运输机把他们接回德国。然而当彼得罗涅斯库一行赶到那里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荷枪实弹的苏军。

原来，苏军几天前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一架德军飞机。从机上德国飞行员和间谍的尸体上，苏联反间谍人员发现一个密写小本子。经过技术人员分析，完全破译了“天狼星”计划，上演了守株待兔的好戏。

摘自《环球时报》

搁置下来。

到了乾隆年间，不但汉人缠足照常，就连一部分旗人也学着汉人的样子缠足起来。乾隆皇帝大怒，认为部下违背祖制，于是旧事重提，再禁缠足。然而，上面说上面的，下面缠下面的，老百姓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一言九鼎的皇帝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毕竟，就连执行法律的人，也要娶小脚老婆，也要给自己的女儿裹脚。皇帝们只好通过一道道手谕来重申自己的态度：道光十八年，重申缠足禁令；光绪二十七年，复下禁缠足上谕。命令下得越多，越显得朝廷推行乏力，终其一朝，也没有将缠足恶习杜绝，反而越演越烈。

摘自《你不知道的历史细节》

美文闲读

谈《风声》也谈人生

麦家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音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呜呜咽咽，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

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慎企盼“无疆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

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

当我有哭的诉求时，却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

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的。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痛不欲生。

浅处爱 深处活

叶倾城

我没事喜欢看我QQ上众人的签名，有一段时间，仿佛很流行：“爱，请深爱。”我想：也许，高站立，宽处行，浅处爱，深处活，才能让人游刃有余。

我怎能说，我不曾是怀春少女。怔忡的黄昏夜色里，对面走过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刹那间，白日梦温柔笼罩我……一定神，男子早已走远，花妖树精般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时刻准备着”那么久，看见一缕光就迫不及待抱住不放，烈焰焚身那么痛，我却心甘情愿。那其实不是爱情的星星之火，只是幽微的，鬼地飘来的一线磷火，在我怀里渐渐熄灭，只在我的裤级生洞里留下一个烧焦的洞。

某晚，我心许的男子敷衍地说：“我有时间给你电话。”而我的良师益友兴冲冲说：“来吧，好多人都想见你；对你更上台阶大有好处。”我

爱情是多么跋扈的一件事，要人的全力以赴，它也是一种宗教，而人，真的没有能力，同时供奉爱神与财神。

如果让我重回青春，我愿我曾是一个有定力的女子，不等待某个男子若有若无的脚步声，而专注背英语单词——我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没有下苦功，就意味着我在中年之后，要花十倍的时间与精力。当我重新走进在山水水间，我应当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喝彩，因为这一生，我可能只来此一遭，而不是，不断地看手机，心神不宁，一回宾馆就打电话，吵架，哭。甚至在玉龙雪山的巅峰，不断徘徊，有纵身一跃的冲动。

我是在人生盛宴上的女子，第一份牛排就吃得片甲不留，胃里再留不下一份空隙给学业、社会交往以及平和生活。饕餮是七宗罪之第一重罪，深爱爱是爱情里的饕餮。

李敖的歌词这样写：“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一点点的爱，足以让生命绚烂。生命，还有许多其他的滋味，值得细细品尝。

摘自《青年文摘》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晓也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当时他并不知道演奏者是谁，但他说：“像这样演奏，肯定活不长久了。”

杜普雷16岁登台演出就一举成名，接下来四处不停地演奏，用才华征服了全世界。她一直演奏到28岁，直到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患多重硬化症瘫痪在床。她常常怀疑自己除了大提琴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此。42岁时她死去，在失去爱情甚至亲情的孤独中死去。只有她曾经演奏的大提琴的声音还回荡在这个世界上，那深沉、凝重、有点暗哑的声音，依然在诉说着她那短促而激烈的